

## 阅读与屏幕

我在春节时才开始用 AI 工具，举个例子，我知道 30 年前有一本小说叫《晚间的课》，写的是几个人在夜校里学外语的故事。我问 Gemini，你能找到这本小说吗。它迅速找到了，是一位爱尔兰作家发表于 1996 年的小说，题目叫 evening class，写一群都柏林人聚在一起学意大利语的故事。我在 Z 图书馆下载到这本小说，传到 notebookLM 上，它迅速给我总结出这本书的人物特色和故事脉络，我让它找出文学性的描述，它立刻划出一些句子。如果我是个学生，要写一份阅读报告，半小时就能完成。我不用再一个字一个字去读了。

每个人都对阅读的消亡感到恐慌，有很多统计数字证明这一点。有文章说，我们面对一个后文盲社会的到来，大学生会用人工智能来做读书笔记，没人“亲自”读书了。但澳大利亚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卡罗（Carlo Iacono）却有不同看法。他说，不能把屏幕和书本对立起来，某人可能无法看完一部小说，但可以观看一个关于历史的三小时视频。于是某些平台会设计一种奖励机制，让你习惯性地浏览，请注意，这不是屏幕在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而是有些人故意这样设计，让你精神涣散，增加浏览时间，增加其广告收入。

在 19 世纪 50 年代，英国每周销售的男孩期刊超过 100 万本，他们卖的也是耸人听

闻的故事。在 20 世纪 40 年代，美国儿科医生有报告说，许多孩子对犯罪题材的广播剧严重上瘾，很多人沉迷于漫画。每一代人都担心新媒体会腐蚀年轻人，都担心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技术上。卡罗说，浅内容并没有阻止狄更斯和达尔文的深度内容，他在图书馆中看到，人们以之前几代人不可能的方式浏览信息。以前需要数周完成的档案工作，现在需要几个小时。工作的效率变了。的确，以我使用 notebookLM 的体验来说，查找资料的阅读比以前快多了。AI 工具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读书。

卡罗说，我们用电脑看纪录片，在散步时听播客，在安静的空间里阅读实体书，在不同环境下，变化自己认知方式。旧观念认为，识字主要是为了解码文本。识字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，但是音频更注重口语，

比书面符号更流畅，也许可以帮助那些把文字视为障碍的人。多媒体提供了多模式的认知方式。图书馆应该创造多种栖息地，沉默的阅览室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但图书馆应该有空间让人们动手、听和看，而不只是读。人类的理解一直比任何单一媒介都更丰富。他说，很多人不能专注于传统文本，但在跨模式工作时可以保持专注力。

书不再是唯一能提供严肃想法的栖息地了。民



苗 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 写字, 旅游, 锻炼

**书不再是  
唯一能提供严肃  
想法的栖息地了。**